

译文
新流行
侦探



Der Straßenbahntrinker

神秘的失踪者

〔德〕 弗里德利希·阿尼 著
陈钰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新译文
流行
侦探

I516.45
146

神秘的失踪者

〔德〕弗里德利希·阿尼 著
陈钰鹏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失踪者/(德)阿尼(Ani, F.)著;陈钰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6

(译文新流行·侦探)

书名原文:Süden und der Straßenbahntrinker

ISBN 7-5327-3283-5

I. 神... II. ①阿... ②陈... III. 侦探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0352 号

Friedrich Ani

SÜDEN UND DER STRAßENBAHNTRINKER

2002 by Droemersch Verlag'sanstalt Th. Knaur Nachf., Münch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字:09-2003-024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译文新流行·侦探

神秘的失踪者

[德]弗里德利希·阿尼 著

陈钰鹏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375 插页 2 字数 110,000

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7-5327-3283-5/I·1919

定价:15.00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者前言

作为文学大国之一的德国,过去和现在都拥有许多杰出的文学家,然而德国的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这一文学分支,在中国推介得很少,尤其是德国现代侦探小说的译介,在中国几乎是空白。

当前的德国文坛有着100多名不同知名度的侦探小说作家,如弗里德利希·阿尼、菲德勒·罗格尔、耶尔格·尤雷茨卡、皮克·比尔曼、库尔特·兰塔勒、特亚·多恩、乌尔里希·里策尔、安妮·夏普勒特……其中不乏女作家,如皮克·比尔曼、特亚·多恩、安妮·夏普勒特等。

从1985年开始,德国设立了一年一度的“德国侦探小说奖”,由波鸿侦探小说档案馆组织,由批评家、书商和文学理论家组成评委。分设两种奖,一种为“德语侦探小说奖”(包



括用德语写成的原版德语国家优秀侦探小说);另一种为“世界侦探小说奖”(在德国首次出版的、译成德语的外国优秀侦探小说)。每年年底评奖,第二年年初颁奖。

近年来,弗里德利希·阿尼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他推出的以侦破失踪案件为题材的推理小说系列“聚登警长”至今已出版五种,2003年下半年将继续出两种,2004年再出一种,前四种已分别获2002年和2003年“德语侦探小说奖”(包括《神秘的失踪者》)。《南德意志报》认为《聚登警长》系列“具有一种达到西默农深度的潜力”。

弗里德利希·阿尼,1959年出生于德国科赫尔,高中毕业后迁往慕尼黑,同时开始创作广播剧和戏剧剧本。后来毕业于德国影视大学创作系,接着便着手电视连续剧《拳》和《律师与私探》的初稿工作,曾当过文化记者和刑警记者,现为慕尼黑专业作家,多次为德国电视一台的专栏“作案现场”编写剧本,并获“慕尼黑文化促进奖”。1997年因其小说《甜美的生活》而获拜恩州(一译巴伐利亚州)文化部颁发的“国家文学促进奖”;以小说《在宇宙尽头的房间里》而获“花花公子性爱文学大赛”二等奖。

在小说《日耳曼恐惧》中,阿尼根据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描述了在德国一个大城市里仇视外国人的惊险故事。《日耳曼恐惧》于2000年获“克劳泽德语侦探小说



奖”；2001年，该书又获“不来梅广播侦探小说奖”，被誉为“描写德国当今社会犯罪现实的最佳样式”，《世界报》星期日增刊评论此书时说：“……比任何一本书都更深刻地展现了我们的社会，并为此开创了一种别致的文学样式。”

1997年发表的《枪杀》是“描写大城市犯罪的惊险小说，其紧张程度超过了作者以往的作品，结局完全出人意料”（《焦点》周刊）。

弗里德利希·阿尼堪称德国当代侦探小说的代表作家，有人说，没有弗里德利希·阿尼，慕尼黑的文学地位将大为逊色。

阿尼的侦探小说尚有《基林·吉辛》（1996）、《燃烧的雪》（1998）、《发明告别》（1998，被瑞士《FACTS》杂志评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十佳侦探小说之一）、《原谅》（2001）等。此外，阿尼还创作了短篇侦探小说、非侦探小说、广播小说、广播剧等数十部文学作品。

弗里德利希·阿尼不仅继承了德国侦探小说文学的传统特点，而且创立了德国当代侦探小说的新风格——以现实为基础，不作耸人听闻和千篇一律的描写，不编经不起推敲的紧张故事。阿尼的作品颇具哲理和推理成分，他以失踪案件为题材，闯出一条侦探小说的新路子。

《神秘的失踪者》（原文为《电车上的醉汉》）通过准确的推理和引人入胜的情节，不断为读者提供悬念。阿尼注重人物性格的描写，用朴素、流畅、简练的语言和略带



幽默的对话歌颂了德国刑侦人员的敬业精神以及他们的智慧和推理能力。

陈钰鹏

2003 年 8 月于上海十方阁

我在刑警局的失踪案侦查部工作，但
我却找不到自己的父亲。

塔波尔·聚登，警察



第一章

这个男人看着我，但他好像又不在看我，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有想到，他可能是个斜视者。看来他的眼睛有点问题，两只眼睛动起来一点也不同步，而且瞳孔显得特别大。

这个男人站在我面前，双手插在灯芯绒裤子的裤袋里。他在出汗。这天是9月3日，天很热，在我们见面的火车站大厅里，让人觉得空气是黏糊糊的。然而我觉得这个男人之所以出汗，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而主要是因为他拖着一个本身在发热的身体。

这个男人既显得很迷惘，又让人觉得他对自己的事情完全有把握，好像我的面前站着两个人似的。倘若此人问我，我何以有这等感觉——他看自己决没有看出两个人来——我就没法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但是我确信，这个自称是耶雷米亚斯·霍尔茨阿普费尔的人一直在骗我，他倒不是故意要骗我，而是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他自己一点不清楚，他出了什么事

情，他为什么如此举措，他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我正在休假，霍尔茨阿普费尔先生。”我说。

我已经是第四次跟他说这句话了。

“你能为我做点什么吗？”他问。

我不知道我能为他做什么，我的同事们也不知道。第十一分局失踪案侦查部的负责人福尔克尔·托恩在给我打电话以前，已经花了两天的时间想让这个男人镇静下来。他是星期二早上突然出现的，他不让别人再把他甩掉。起先，托恩按规定记下了这个人的情况，以便为州刑警局的计算机系统写一份失踪案撤销书。但不久他发现，关于这个人所说的事情，根本没有现成的数据可查，他的一再申请显然是一种幻觉。

耶雷米亚斯·霍尔茨阿普费尔到拜耳街的失踪案侦查部来是为了告诉大家，他回来了。按他的说法，他消失了四年六个月，现在他正式通知，他不想再瞒着他的亲戚和朋友，致使他们对他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他决定从现在起留在他的故乡。

“请删除我的数据！”他对托恩警长和韦贝尔说，“没有理由再找我了。”

过了一个小时，我的同事们明白了：这个人压根儿就没有失踪过，在过去的四年六个月内没有人寻找和侦查过他，在巴伐利亚州没有，其他州也没有。不存在有关耶雷米亚斯·霍尔茨阿普费尔的卷宗，在州刑警局和联邦刑警



局的电脑系统中以及在我们部门都没有关于他失踪的材料。

我的同事们理所当然地把他送回家去，据说他住在一幢公寓楼里，住址是特雷西恩高地 6C，那个地方在韦斯滕德区。特雷西恩高地上面一点，每年 10 月的啤酒节就在那儿举行。

我的同事们很快从资料中找出，耶雷米亚斯·霍尔茨阿普费尔确实是以这个地址登记户籍的，但他拒绝把他送到那儿去。

三个小时后他又在警局底层的大门按门铃了，他报了另外一个名字，于是一直走到五楼锁着的玻璃门前，他对不久前才开始警务工作的弗赖娅·埃普谎称，他和福尔克尔·托恩约好的，所以我的上司除了再一次处理霍尔茨阿普费尔这件事情外，别无选择。我完全可以想象，要他这么做，纯粹是对他极高的纪律要求，凡是让他心烦的人，他恨不得都告他们犯有偷窃生命时间罪。尽管如此，他还是让霍尔茨阿普费尔相信了，他的资料当然是存过的，多种迹象表明，关于他的失踪报案资料由于工作疏忽而失踪了，他们会找出原因的，并随时告诉他调查的情况。

托恩在电话里告诉我，霍尔茨阿普费尔表示感谢，然后走了。第二天上午十点钟，霍尔茨阿普费尔打电话问，他的事情有什么新的消息，这一天里他又问过五次，终于使托恩大发脾气，责骂霍尔茨阿普费尔，并建议他去看医生。后来，霍尔茨阿普费尔一直等着，等到将近晚上 7 点的



时候，他又打电话了。托恩已经走了，是索尼娅接的电话，她耐心地听他说着。和托恩一样，如果别人用啰嗦的废话来浪费她的时间，她是不能忍受的；然而和托恩不一样的是，她容易受说话声音的影响，倘若一个说话声让她喜欢，她会显出极大的耐心，和她平时的不耐烦形成鲜明的对照，她平时对那些不知道要干什么的人是很不耐烦的。

而耶雷米亚斯·霍尔茨阿普费尔就属于那种人，他一点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这至少是索尼娅的看法，她昨天半夜里打电话给我，向我叙述了详细情况。她问我，是否愿意跟这个男人说话，我说不愿意。

当然啰，她还是说服了我，不过我也提出了条件，即我不必到警局去。

我在休假，休我剩下的假期。我在一年中还攒下的 78 天假期，我想在今年 9 月休掉 21 天。即使我不准备外出度假，也没有计划干一些特别的或重要的事情，我也不会在此期间去兼顾办公室的事情，更不用说为了一桩根本不是失踪的失踪事件。

索尼娅用一些她没有向我透露的话说服耶雷米亚斯·霍尔茨阿普费尔在第十一分局对面的火车站跟我见面。这个男人只要穿过马路就到了，免得他再次想到去按五楼的门铃。

经索尼娅的描述，我打老远就认出了这个人，他的头



发蓬乱花白，穿一件洗得退了色的浅褐色衬衣，套一件松垂的外衣，脚上是一双麂皮鞋，没有穿袜子，左耳上晃动着一个小金耳环。霍尔茨阿普费尔走路有点跌跌撞撞，乍一看会以为他喝醉了酒，或者好几天没有睡觉了。

当他站在我面前几米远的地方时，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他打招呼，他那少有的眼光以及他动嘴的方式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来回动着颌部，并像某些女人涂了新的唇膏后那样磨合着嘴唇，他凝视着远处，似乎在盯着某一个点。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他看着我，至少是把头转向我，向我伸出手来。

“你能帮助我。”他说。

我说：“其实我在休假。”

“休假很好。”他说。他看着别处，或者说心不在焉地看着我，或者两者同时都有。

“我妻子甚至因为我而出现在电视里。”霍尔茨阿普费尔说。他已在喝第三杯咖啡了，三杯全是不加糖和牛奶的清咖啡。我很佩服，在站台上的书报亭出售的咖啡，不加糖和牛奶是没法下肚的，然而霍尔茨阿普费尔却喝得不动声色，他舔舔嘴唇，在手中转动着纸杯，似乎还要享受一下这咖啡散发的温暖，而他的汗水却一直从脸上流下来。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我喝的是加糖的红茶，一点味道都没有，也许有纸杯的味道。

“我看见她的。”

“你在什么地方看见你妻子的？”

“在旅馆。”

“在哪一家旅馆？”

“在奥地利的邮政饭店。”

“在奥地利的什么地方？”

“在萨尔茨堡。”

“那天你从慕尼黑坐车去了萨尔茨堡……”

“在2月14日。”他马上接着说。他又在盯着我身后的什么东西看，我转过身去，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提着箱子和不带箱子的人们匆匆地穿过大厅，旅客们在小吃摊上买夹心小面包和饮料。在通往有围栏的大阳台的金属楼层里，一个售货员摆了一张长长的桌子，桌上放着几百块手表。两名路警牵着一只警犬在巡逻。

我跟着霍尔茨阿普费尔的眼光，然而我看不出来，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我那样四处环视，他没有反应。也许是他的毒瘾犯了，尽管我这么猜想，但是他说话的样子、动手的样子、思考的样子，都没有显示出他的心不在焉或没有自信心。他的脸稍稍有点黑，没有眼圈，喝咖啡的时候，手也不发抖。

当然，他有时候还是有点摇摇晃晃，就像一开始朝我走来时那样。他身上这种轻微的来回晃动是化学物质还是药品引起的，自然没法判断。索尼娅说得不错：他说话声



音很清楚，听起来很舒服，有时候像一个受过演讲培训的人，他说话很少颠三倒四，倘若说错了需要纠正，他仍然将说话声音保持在先前的音域里，也许他以为有一个技术人员在悄悄地完成录音剪辑。

这个男人以前会不会在电台或电视台工作过，打听出这一点并不难。我觉得更为复杂的是回答这个问题：他那么想象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要顽固地继续这样做？

我还得问问自己，我怎么会继续关心这件事情的，为什么不在半个小时以后对他说，他还是去找别人当他故事的听众吧，在火车站周围肯定有大量听众，反正他们也闲着没事可干。

其实我正好也是一样，正如索尼娅所说的：“你不是没事可干吗，你至少去听他说说嘛！”

她怎么知道我没事可干？

难道说因为我什么事也没有做，所以我也就没有需要做的事情？

我不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我的休假方式在于：不到办公室去，不看表，不打电话，静幽幽地呆着，我锻炼沉默，这叫无所事事吗？

“我妻子报案说我失踪了。”

这回霍尔茨阿普费尔直接看着我的脸，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你妻子现在在什么地方？”我问。



“在家里。”

“在特雷西恩高地?”

“什么地方?”

现在是我对着他的脸看了。

“你不是住在特雷西恩高地 6C 吗?”

“这有可能。”他说。

我不说话。一对年纪稍大一点的夫妇站到我们身边，女的拿着一只装着热牛奶的大纸杯，男的手里是一大杯咖啡。行李车上堆放着他们的箱子。

“但愿火车不会晚点。”女的说。

“这趟车老是晚点。”男的说。

“但愿这次不会。”

“要是我们耽误了转车，会有麻烦的。”男的说。

“我们还从来没有耽误过转车。”女的说。

“因为我总是事先解决麻烦的。”

他们走的时候，女的挽住男的手臂，他把行李车推向站台，他走路笔挺，步子坚定。

“她刊登了一个寻人启示。”耶雷米亚斯·霍尔茨阿普费尔又说道。

“好。”我说。我们在兜圈子，或者说往隧道里越走越深，是这个男人在他第一次出现后把我们拉进这个隧道的。

“我来是为了说，大家不必继续再找我了。你能安排这



件事吗，聚登先生？对我来说……我希望，事情得到解决了，警察就没有必要……警察不要再为我这个人花不必要的精力了，我在这儿，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四年，那么长的时间，你都在哪儿？”

对此他还没有说过一个字，托恩、韦贝尔和索尼娅都问过他，他没有回答过他们。索尼娅在电话里告诉我，他装作没有听见或者没有明白这个问题。

“现在我又回来了。”他说。

“你去了什么地方？”我把纸杯扔进废物箱，放下白衬衣的袖子，接着将挂在脸上的头发捋开，把手放在肚子上，我饿了，我需要单独一个人吃饭。

“你删除卷宗时，我想在场。”他说。

“为什么？”

“你说什么？”

他好像终于对一个问题开始作出直接反应。

“为什么我删除卷宗时你要在场？”

“我不想我的家属因为我而继续有麻烦。”

“你有孩子吗？”

“我早就撇下他们了，我对他们……我走的时候无法向他们解释，当时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我向一个巡警打听去失踪案侦查部的路。”

我没有向他再靠近一点。